

在合作社大家庭里

陈昌 高飞 作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在合作社大家庭里

陈昌 高飞作

赫 鳳插图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56印张·12,000字·印数：1—2,078 1957年12月第1版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7090·53 定价(5)0.07元

写在前面的几句话

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，广大社员在农业合作社的大家庭里，过的是团结、愉快的劳动生活，奔的是美好的社会主义。

合作化使人和人的关系变了：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废，有了生活希望；无家可归的孤儿，也找到了家。这一切，不能不使得我们大声歌颂合作化制度的无比优越性，不能不促使我们提起笔来，把所见到的这几件真人实事，介绍给大家。但是由于我们水平低，里面难免有许多缺点，希望大家批评。

作者

目 录

农业社的管家人	2
幸福的晚年	8
孤儿找到了家	15

在合作社大家庭里

陈昌 高飞 作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农业社的管家人

刘殿荣老大爷是辽阳县黄金乡黄金社第一队的“五保”老人。虽说他姓刘，可社里的人都不叫他“老刘大爷”或者称呼老刘头，都叫他是合作社的管家人。这个管家人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？听我们一样一样的唠一唠吧：

在秋天的时候，从打庄稼上场后，这老人就成天在场园里。有一天晚上，没有月亮。夜，象一张没边没沿的大黑幕，把黄金屯盖得溜严。满天的星星，直门卡巴眼儿；蛐蛐一个接一个的叫唤，好象庆祝合作社的丰收，唱着小曲儿。场园上的乱秫秸叶子也被阵阵凉风吹得哗啦哗啦的响。刘殿荣老头正在场园里打更，看看这边，又听听那边，绕场园紧走了一圈儿，咳嗽几声，这是他看场园的老习惯，越是伸手不见掌的晚上，脚步越勤还越有精神。离场园三十多丈远的地方是社的养鱼池。老刘头每天来看场园时，都注意养鱼池的动静。这下晚，他更挂念养鱼池。因为白天青年组社员包工从渠道往里灌水、修横壩。还没等修完半道撂下，都上辽阳参观国庆节全县运动会去了。老刘头还没走到新修的横壩跟前，就听见哗哗的水响，心一怔：坏了！水流子在南头，怎么新壩有水声，准是过水。走到壩根蹲下一瞧，原来淌了两个小口子，正往外淌水。

老人手里連个应手的家什也沒有，一時手忙脚亂不知怎麼弄好啦。回去拿家什吧，又不趕趟。他顧不得挽袖子，用手摟起泥土就堵，好一陣子才堵住。挺起腰，正想回場園，冷丁一想：不成！這塊兒漏水，別處也不保靠。他向四外溜了一遍，一會兒側耳听听，一會兒又站住腳哈下腰仔細觀察壩根。發現好几處水要漫頂，不馬上壘土就要開口子。老劉頭趕緊回家拿了一把鐵鍬，就一個人一鍬一鍬的往壩上壘起土來。老劉頭一邊挖一邊生氣，氣的是青年組不該這樣馬虎。養魚池是社里交給第一隊的生計任務，這池里養有一萬七千條魚，到來年秋，一條魚就能有三斤重，若是開了口子，把魚苗沖跑了，那損失可就太大了。想到這兒，他顧不得生氣了，又操起鍬加勁堵壩。可是，這老人還不放心中場園，本來秋天的場園，就是合作社的命根子。他挖幾鍬就站起來大聲咳嗽幾聲，听听場園那邊的動靜。挖着挖着，小土壩叫水泡的吃不住了，堆塌的地方反而增多起來，再不喊人來，就要出大危險。他撂下鍬，摸著黑去喊人。把生計組長馬集全從夢中喊醒，隨後又找了三個人，大家操起鍬直奔養魚池走來。狗，不住嘴的咬，把前後院也豁弄醒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夜，照樣的靜下來。可是，養魚池這兒，可活躍起來了。說話聲、挖土的聲音，離很遠就聽見了。大伙忙活一陣好的，才算把橫壩巩固下來，壩頂高出水面很多。這時候，大家才直起腰，輕快的出了一口氣。

不知是誰家的公鷄，領頭長鳴了一聲，接著，東頭、西頭的鷄都叫起來。不知不覺老劉頭整整忙活了大半夜。

別人勸他休息他也不休息，其他社員回去以後，老劉頭還是不放心，場園、養魚池兩下輪換着，一直守到天亮。

太陽剛冒紅，社主任房則全急忙跑了來，原來他所說養魚池昨晚出了事，特意趕來打聽；只見老劉頭泥手泥腳的還在那里守着。房主任用責備的口气說：“你这老



爺子怎么看着出事了，不早点去喊人，这要把你老人家累个好歹可怎么办。給你‘五保’，叫你歇歇，老也不閑着。”老劉頭就是不願听這話，每當社員一提到這兒，他總是笑着說：“叫我閑着享清福我可不干，能動彈就要干一點兒，反正一人為大家，大家為一人唄！”

白天，人們都忙着下地去了，青年組的人還沒回來。老劉頭吃過早飯，也沒顧得上歇歇，誰也沒告訴偷偷的又到養魚池守了一天。下晚，青年組社員回來了，听說了這個消息都挺後悔，但是，又非常感動的說：“養魚池沒出事这可多亏老劉大爺啊！”

还有一回事兒，队里新买一匹灰兔馬，人人喜爱。这馬呀，鞭子一举，四蹄煞地，两耳背背着，就是“卡誤”的車，一煞腰就能叨出来。論这匹馬的长相，也适襯：蹄腿正、白腦門，才交四个牙。誰使上这个馬都觉着称手出活。当然，老刘头更是喜爱这匹馬，常帮着飼养員添草添料、飲水，到灰兔馬跟前摸摸下巴、摸摸耳朵。就在去年夏天，这匹馬剛馴了不久，受点寒風，得了癩病。全队社員心里都象結个疙瘩似的难过。起癩的地方，一塊一塊增多，毛，一点一点的褪，蒼蝇嗡嗡的落，癩瘡就象烧焦了的膠皮一样。馬，难受的一門搖頭、躁蹄，吃不下草，一天天見瘦。后来，从外边討弄来个藥方，用艾蒿熬水洗瘡。藥买来了，水也熬好了，老刘头看着別人都嫌埋汰，接过去藥，說：我干这个活。从这天起，他就把灰兔馬拉到生产队的一間空屋子里，天天由他侍弄，亲自熬藥水，拿个刷子一下一下的洗刷。这馬就象懂事似的，刷子一沾到身上，就老老实实挺着刷。刷完一遍，就看那馬呀，耳朵直竖竖，头也梗梗着，还“特兒、特兒”打响鼻。刷完一回就显得精神一些。誰見了这馬都說見好了。渐渐的，癩瘡开始干巴皮了，毛管也有些直苗了。灰兔馬在“單間”住半个多月，老刘头天天不离这兒。“出院”那天，不少社員来看，都評論这是老刘头的功劳。生产隊長馬集宣說：“这馬花四百元錢买的，好險沒損失了。”大伙都滿意的瞅着老刘头。老刘头听着社員的这番評論，心里觉得一陣热呼呼的。他当社員說：“馬是大家的，也是自己的，若有个好歹，就象厨子丢了菜刀一样，靠什么种地呀！”

灰兔馬又上套了。車老板大鞭呱呱一甩，你瞧吧，這馬四蹄着地，兩股套蹦得登登緊，老劉頭笑着站在房山頭，一直望着大車走遠了，才回屋。

只因為這老人有這些愛社如家的表現，人們才都親熱的叫他是“合作社的管家人”。說他是管家人，確實名不虛傳，真象過莊稼院日子有很大經驗似的。其實，他到現在整整六十五歲，連一天莊稼活也沒干過。年輕時候，給地主、大商號財東當“厨子”，竟伺候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了，烟熏火燎一輩子，到老連吃飯家什——一把菜刀、一把大勺也沒剩下。土改後，才分得了田地，老兩口子回家靠地為生。可是，年歲大了地也侍弄不上，年年得依靠族中的侄子們給侍弄。由於沒有人手種地困難，惹起老兩口子種種憂慮，說什麼這若有個兒孫後代，說啥也不能落個無依無靠。更犯愁的是：聽說高級社取消土地報酬，靠勞動吃飯，若老的不能動彈那天，不得擊等着餓死嗎！想到這些，不用說干活，過日子的心也就散了。可是從打1956年黃金屯建成高級社以後，實行了“五保”，把這老兩口子多年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拿掉了。他老伴發覺他就象長在社里似的，不管是什麼活，也不管有沒有人告訴，總是想法找着干。他老伴當人們常講：“這老头子從打入社，看着比年輕時候過家還心盛。”每天，除了生產隊辦公室，別處就找不到他。在隊里找不到活干，他就跟社員一起下地。有時瞅着年輕人干活毛草，他就對那些人講：“小伙子，別拿事不當日子過，自己個的事那麼上心，跟合作社怎麼就兩個心眼呢！”被他這麼一說，不少年輕人干

活也知道仔細了。春天种地他跟犁杖培土、蹀地头、鉤地格；夏天鏟地，他拿把小鋤頭，边边拉拉有杂草他就給鋤掉；秋天，看場園、看苞米地这些活是誰也要不去。其他社員要跟他換班，讓他歇歇，他不干，晚間就把行李搬去了。隊長馬集宣難心了，說：这可怎么給你老記分呢？老劉頭說：記什么分，奔着掙分我就不干了。可是，社員們不忍心，就按照老人的主要活計，格外給他記分，去年一年他掙了七百三十多分。他當主任、隊長說：“我劳动所得的收入够我零花添补点衣服的了，下余不够的份兒再从社里‘保’吧，可別照全保支啊，社里生产也用錢。”

隊長馬集宣說：社員要都象老劉頭这样愛社如家，什么事都好办。叫老劉頭自己講，这倒没什么，他只覺得憂愁半輩子的事，入了合作社就有靠了。合作社越办好，自己老来就越有靠頭。

秋天剥麻，有的社員圖快就可勁用好麻打麻楷捆，梢上的麻頭也摘不淨。老劉頭心疼坏了，天天跟去挨着捆往下摘，架不住天長日久，乱麻摘了不少，用它幫飼養員搓了好几条繩使用。飼養員天天溫水泡豆餅，晚間三遍兩遍起来点灯，隔不几天就得一盒火柴，使完了就得到會計室去領。老劉頭有一次給飼養員拿回来兩包火柴，把飼養員鬧愣了。細一打听，原来是老劉頭用素常划拉的繩頭积攒起来卖破爛换来的。打这开始，第一队飼養員就不再用社里买火柴了。社員們嘮起他的事兒，觉得真是提不到念不到的事，他都能看着。社員問他为啥这样关心合作社？他說：“社里的椿椿样样、一草一木都跟我

有关系，一处不周到，心里就不舒服。”

幸福的晚年

辽阳县小祁家乡阳光农业社里，有个无依无靠的老胡太太，今年六十七岁了。知道她的人，都说她苦了半辈子，老来享福。她自己也常说：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农业合作化救了我。

老胡太太，和许多孤身老人一样，尝过旧社会的辛酸苦辣。七岁那年，爹死妈出嫁，把她带到人家，吃碗下粮食。她二十多岁，嫁给了胡德伦，结婚不久两口子就独立门户过起日子。老胡是把好庄稼手，又自务了一手泥瓦匠手艺，抽空常出去做手艺活，几亩地由老婆侍弄的满好。两口子，里外不吃闲饭，过日子心挺盛。一年一年的往前奔求，可是，过来过去老是两口子，心再盛，也有点发空。一晃，过了二十几年，老胡年过“花甲”，她呢？也五十挂零了。年纪越大，越觉着后人没盼望，过日子心就灰颓了。想找个靠头，话里话外跟哥兄弟没少唠，日子过好的不理睬，穷的顾不过来。不管怎样也得找个落脚的地方。“依我看，到江北找我姐姐去。”老胡头想起了离别多年的姐姐，加上这几年常通信，知道姐姐家外男外女不少，日子过的不错，听说在当地还是数得着的“财主”。他向老伴提出了这一线希望。两个人反来复去核计几个月也拿

不定主意：一来故土难离，二来又怕姐姐老了当不了兒女的家。但又一轉念，好在不是別人。“那么說，咱就去！”老胡太太心也活了。兩口子把家里东东西西全折騰了，才倒出了一笔盤費。这时候，姐姐家就象吸鉄石似的，吸着他們的心。故土，对于这两个孤老人來說，已經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一心朴实奔江北去了。

姐弟离別二十几年，見了面特別亲近。剛来，外甥外女当老人面还說得过去。过了一年，姐姐死了，这时外甥們对舅舅也就变了样。起初是給臉子看，念三七。老兩口子虽然不吃閑飯，可是人家也看不上眼，要攆舅舅出去。这对于老胡头真象凉水澆头一样，一股火就犯了老病——喉巴。既然靠不住了，老兩口子就租間小房搬出自己过。老胡太太給人家当雇工、做零活，挣几个錢过日子連給老头治病。

老胡头躺在炕上，每当病輕一点他就想：穷的顧不了，就姐姐这一門富亲戚，怎么还靠不上呢？慢慢的，他拿許多財主做了对比，最后完全明白了：財主全是这样黑心腸，六亲不認，难怪外甥攆他。

北大荒的春天好过，冬天就象一把鋼刀插在老头身上似的，“喉巴”的喘不上气来。整整折磨了四个冬天。后来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，老胡太太不得不出去討飯为生。“不行啊！呆不下去了，再有一个冬天，老骨头就得扔在北大荒了。”这是老兩口子共同的想法。原来吸引他們的那塊磁石，已經变成了廢鉄。在这沒有希望了，还不如家乡土亲，堡子里老少还有个关照。

轉年開春，路費總算是口挪肚攢的湊上了，老兩口子要起程回家。可是老头正在病中，走路困難，求外甥家膠皮車送到火車站，都百般不行。無奈，老太太攙着老头，跟头把式上了火車。

到家這年，正是1948年。不久，共產黨就來了。一切都變了，窮人作主，土地還家，他們也分得了土地。這時候，他們覺着家鄉故土分外親。日子比以前好過了，老兩口子又開始往前奔求。老头不能干活，就老太太忙活這幾畝地。夏天，她頂着火熱的太陽，在地里拔草攔苗；冬天，她冒着刺骨的寒風，下地撿柴禾。一年、二年……，他倆相依為命，維持晚年。國家年年免除他的一切負擔，可是收入總是有限，有吃就沒有穿。這時候，盼“後人”的心是沒有了。老兩口子知道：在這個社會里能勞動就有飯吃，可是，老了不能動彈，共產黨還能管嗎！想到這，就傷心的說：等着死了就添洋溝吧，唉！反正還能撓抓一把，那打鏢子那佳梨吧，還得往前對付，混一天少兩晌。

1955年底，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指示傳到了農村。象平地起了一場熱風，掀起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高潮。小祁家村的農民組成一個陽光高級社。緊接着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（草案）也公布了。陽光社向孤老戶宣傳了“五保”政策。老胡頭兩口子不相信會有這樣事情。他想：一家當戶，老親故友都靠不住，合作社人多戶大，誰能管這事。社里連連的開會，老胡頭心里也覺着是個事兒，這天下晚，他為了弄個明白，拄着拐棍，到了會場，悄悄地坐在後邊。當黨支部書記李耕山講到對孤老實行

“五保”政策的时候，老胡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吃力的往前凑一凑，仔细听着。有心就事打听一下：象我这样的够不够五保条件。还没等他开口，大家讨论时，首先就拿他做个比方，有人说：“象老胡头两口子，干不动活，无依无靠，就得给‘五保’。”老胡头听到提他，心里冷丁的象开了两扇窗户，亮堂了。散会往回走时，觉着腿脚也轻快了，边走边想：天下还能有这样的事情，“五保”！给咱老两口子“两饱”（一天两顿饭）就满好了。到家对老伴说：“看样是没错了，谁也靠不得，往后有事就找合作社吧！”



谁也靠不得，往后有事就找合作社吧！

转过年旧历正月初二，老胡头得病就不省人事了。社

聽着信馬上在管理委員會上進行了研究：萬一有個好死，社要按“五保”規定給保葬。第二天，社幹部都到“點”里開會，留下主任祁長業在家照料，張羅給找醫生看病。“破五”晚上，掌燈不久老胡頭咽氣了。老胡太太剎時眼前一陣暈花，哭不成聲。祁主任領着社員給死人收拾穿戴，又安慰老胡太太。晚上，祁主任來“守夜”時，跟老胡太太研究了安葬的後事，和今后的生活問題。第二天起早，社里給買口棺材，按照鄉下的風俗在家放了三天才埋葬。緊接着，社里給她送來一袋子大米、一車柴禾。社主任祁長業看出老胡太太收這些東西不好意思，就安慰說：“沒什麼，咱這是水稻灌區，去年初級社時老社員也家家都吃大米飯。”老人家活了一輩子，除了老头，再沒有人象這樣照顧她，合作社對她的椿椿樣樣，使她感覺住的房子，不再是小冷屋子了；家，也不再是孤伶伶的一個人了。社員常來問寒問暖，這個叫老媽，那個叫大娘。老胡太太心里想：這是做夢嗎？不，不是做夢。不是做夢可這一切事都變了，人也變的和過去不一樣了。過去憂慮後事，不就是怕老了沒人養活，死了填洋溝嗎！如今，合作社和社員這樣對待我，還愁什麼呢！進一步，老人又想到是誰領導大家走合作化的道路呢，還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嗎！從此，老胡太太就常說“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合作化救了我”這一句話。老胡太太過上了合作化後的第一个春天，心里非常暢快，烙在她心上多年的憂愁，象春天里的積雪一樣，融化了。樹葉剛發青，社里就買了十六尺青斜紋布，做套單衣給她送到家里。

六月間，老太太病炕上了。病，对于孤老人是最可怕的。請医生、熬藥，憂愁事又勾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社里給請来了大夫。第二天，社里养魚場捕魚，特意挑一条新鮮的大胖头魚，給她送来了。心里敞亮，病好的也快，没过五天就起来走动了。

一口人过日子，小东細尾少那样也不行。社里按規定給买了擦臉手中、香皂、洗衣裳胰子、袜子、火柴、火油、針、綫等必用的东西。此外，每月还給她三元錢零花。

中秋节前一天，社里給五保户办节。祁主任担当这个事兒。可是，区上一早通知他到养魚池村开“点”会。临走，別的五保户都給訂的牛肉，唯独老胡太太不吃牛肉，猪肉又买不到。他打听許多人，听說祁滿恒家杀猪，特意起早去訂下二斤肉。

早飯后，副主任房永庆知道老祁开会去了，回来不知早晚，打二上就把牛肉买了，給五保户送到家里。傍黑，老祁开会回来直奔到祁滿恒那里取猪肉。进屋时，猪还没开膛呢。掌灯以后，猪才卸开，祁滿恒知道給五保户买肉，特意割塊二刀“屯尖”。老祁把猪肉送到老胡太太屋，一看屋里还挂着一嘟嚕牛肉，心里就明白了：这可能是社里不知道我把猪肉訂妥了，打二上給买的牛肉。老祁說：“我知道你老不吃牛肉，这是猪肉。”当老祁走回家的时候，已經是一輪明月高空挂了。

树叶落，天气凉，社里正計劃給五保户換冬裝。老胡太太柜存的旧棉衣已經拿不上手了。社里給她送来一套里外三新的青棉褲、棉襖。



社里給她送來一套新棉衣。

頭場雪后，屋里就有点冷了。尤其，屋子空，就一个人，更显得冷。这天，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子给老胡太太安爐子。随后，又送来了塊煤、劈柴。在早煮飯用大鍋，一个人的飯，沾鍋沾盆不方便，从打生上火爐子后，社里又給买个“东方紅”牌的小白鉄鍋，在爐子上燜大米飯又省事又干淨。

合作社椿椿样样关心她，倒使她不安起来。她想：我对合作社没什么好处，大伙叫我享清福，这可咋好。找点活干吧，社員还說：你老快到七十了，还干什么活，就閑着唄！后来，架不住老太太用心到处打听，听說社里成立了托兒所，老太太就用花布扎些小布老虎，送給社說：把这